

忆林

片羽

我们那时候的读书

| 金山文 |

1964年夏天,考初中,我和姐姐都考取了四中。一家人欣喜不已,像过大年似的。

由于家庭变故,乡下城里,不断迁移搬家,后在父亲单位北塘糖烟仓库住下,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两个孩子又进了一个不错的学校,爸妈一再嘱咐我们,要好好读书。

那年初秋,来自好多所小学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进中学。我们的中学是无锡四中,天主教堂民主街上的四中。从小学走来,进入中学,我们似乎忽略了懵懂的顽皮,我们似乎懂得了一些什么。新鲜的外语,趣味数理化,韵味语文课,那校园那教学楼那运动场,那图书馆那小足球那支农劳动,中学的一切一切,影响并奠定了我们一生的生活基调和走向。

中学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特别是我这样一个来自弄堂小学的学生,感觉中学真是大。学校大,班级多,老师也多。

教语文的是顾荊芬老师,她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三十一二岁的年纪,母亲般温存亲切。很多同学很多年后回忆,顾老师生活态度淡然而热情,对学生如待自己的孩子。

上她的课,我总是很兴奋。进入中学课本的一篇篇文学名篇、古今佳作,通过她的讲解,润物细无声地,把声音、色彩、意境和特有的韵味,缓缓植入我们的身心。

顾老师在课上,在和我们个别交谈里,一再跟我们说,学语文一定要多看书,首先学好课文,打好基础,还要参阅一些有关书籍。让我们知道,课文有时只是一个范文引导,更多更大的学问,在课外书本里。

顾老师批我们的作文,特别用心。每当作文本发下来,课堂里一阵热闹,大家都急着看她的批改,红笔的勾画,好词好句子,字底划线打连圈,文后点评,都会有较长的文字。叙述要清楚,注意详略得当,用词要确切,要避免辞藻堆砌等等,是她一再的告诫。

我的作文本上,还有另一个老师的笔迹。那是我的学长李甫生——“题材不集中”“没开初点题,迂回”“对比不够,分段不够”,现在我低声读着你,用心写下的这些挚情评语,甫生兄长,你能听见吗?

李甫生那时就读我校高三年级,是学校有名的才子,传闻他读古文,已经到了高中老师有时也要请教他的程度,“李白杜甫生”,同学们常这样叫他,跟他开玩笑。他是我的邻家大哥,那年我们居住的弄堂里,有三个孩子考上四中,他得此消息,兴冲冲跑来一个个找我们,拉我们暑假和他一起读书。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喜欢画画,渐渐到喜欢文学,迷恋上文字的他曾经给我开过书单,文学历史哲学其它,他只是给我写了应读书籍的百分占比,具体书目,让我据喜欢程度自选。我的好些个阅读习惯,如做阅读卡片,好词好句摘抄,包括查字典、带笔阅读等等,都是在跟着他读书的那个时候,慢

慢养成的。

那时学校给初中班级,组织搭配高中班级为辅导班,给我们找了好多这样的大哥大姐“老师”,学生同伴,年纪相仿,容易亲近,带动促进,使我们的学习常常事半功倍,日见长进。

升入初二不久,我们的语文老师病了,有好多老师过来代课,使我们享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语文大餐。记得高士安老师来给我们上了两节现代文学课,讲解选自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一段《分马》,高老师矮矮的胖胖的,操一口并不标准的外地口音普通话,不紧不慢,却咬字吐音清楚到位,颇有语言力量感。他忽而诵读,忽而讲解,有声有色,把我们,特别是我这个语文迷一下牢牢吸引了。那几堂课,情景声色,一声“分马啰”,一声“韩老六”,几十年后还在我的脑际回旋震荡。

进了中学,我们有了自己的图书馆。书架林立,书册一摞摞一排排,如山似海。在小学从没有见过这么多书籍,饥渴久了的孩子,像突然看见了肉食和面包,两眼放光,心跳咚咚。

图书馆在学校老大楼东侧二楼,不长的内走廊连接我们的教学楼,我和同学一起,常在中午和放学后,穿过走廊,上得木楼梯,到图书馆去,阅览室里翻看书籍,浏览报纸杂志,尽兴过瘾。更多时候,我们把喜欢读的书,借回家去。每周借书的日子,是我们读书孩子的节日,把自己喜欢的书抱在怀里,像得了宝贝一样兴奋。两年的短暂时光里,我们每个同学都读了不少书籍。我借阅的书籍,文学类居多。由此,从课本上的少数经典篇目,到窥见文学精品的豹子大象,那时60年代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特别是散文大家,成了自己追星的目标。如当时以诗化散文享誉文坛的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今天时髦的话是美文天花板),他们的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不少散文小开本,借了一读再读,爱不释手。几十年后,说起这些书,碧野的《月亮湖》、杨石的《岭南春》、林遐的《撑渡阿婷》等等,那封面,那文字,不自主地,会在脑海里一一浮现。

中学生语文学学习的最大问题,是基本功掌握不好,和生活经验的大不够。记得那两年,老师领着我们去生活现场,访问过好多社会人

物,如惠山泥人艺人陈阿兴、郊区模范农民唐巧云等等,还有征文比赛,文娛会演体育运动会,建校及下乡劳动,都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作文题材。

数学物理脑袋们在兴趣小组,笔杆子们在讲座在图书馆,乐迷们在音乐教室,体育迷们奔跑在跑道球场,没有压力,没有忧愁,学生们有自己的喜欢和爱好,整个学校是一个开放的跳跃的活动体。

从班级黑板报,到校黑板报,是我们学习的第二课堂,也是我们语文读写的实验场。我们班级的黑板报叫“朝花”,那时我和两三个同学一起,每两三周就得换新一次。从筹稿、编辑到誊写美化,搞得像模像样。班主任顾老师是我们的“军师”,帮我们选题、改稿,指导我们,教我们精益求精。就在我写作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翻检过去留下的几本作文本,突然发现一张当年写给老师的小纸条:顾老师,明天要出黑板报了!下面附了我的一首小诗《站在你们一边》。我用纯蓝墨水书写的稿件上,老师用红墨水改动的字迹,依旧清晰如初。

初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我还参加了校黑板报的工作。进学校大门,甬道右侧,四五块大黑板,花花绿绿,图文并茂。那时这就是我们的校报哦!从开始的通讯员,到第二年的记者,语文学习的知识本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好多年后,我参加工作,在新闻单位正式成为一名记者时,想起中学的事情,不禁暗自发笑,我早就是一个记者了呀。我们通讯员记者的任务,就是采写稿件,写一些报道文字,也写一些自己创作的小散文、诗歌。记得那时我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红松,比较接近的同学,同班的和外班的,叫着这名字调侃玩笑我。

自是难忘,总是难忘。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有趣的有劲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这记忆,常常进入我的梦境,撞击我的心灵。

两年多,太短暂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残忍而无情地告别了校园。我记住了地理老师戴伯勋临别的一句话,“你要相信,学习还是要的,知识还是要的”。

我要读书。我们别无选择地走进了一所别样的学校,社会大学。我们有最初学习生活给予的一切,有些垫底,我们没怕,生活继续。

田字格小褂

| 苏久华文 |

风越过五月的门槛,菜花就被吹成紫色的油菜籽藏在长长的豆荚里,乡野满地的金黄就这般被收纳起来,要等菜籽进了油坊,这些色彩才会被如数招供出来。此时蜜蜂们失去了馥郁的花地,“鸭尾子”也会放弃老墙下那堆半人高的芦柴垛,那里再也找不出甜嘴的蜜蜂屎了。

此后他会转场到西大圩边,灌溉渠两边的芦苇差不多已经半人高了,沟渠里已经有了蝌蚪的踪影,星星点点像漂在水面上的逗号。每次看到蝌蚪,他都下意识摸摸后脑勺那根长长的辫子,倒映在水里的他活像顶着个大蝌蚪,他感到自己就是那个岸上的逗号。等春天的阳光再灼热一点燥热的春风再收紧一点,米白的槐花和风铃般紫色的桐花,就会落满那条隐秘的乡间小路,头顶上枝丫间叮叮当当青绿的桑葚,就会一点一点吐露出些紫来。

“鸭尾子”是他的乳名,后脑勺拖着的一撮胎发,没扎辫子的时候散在后面活像鸭尾巴,他恨透了这长长的尾巴还有满月那天就被戴上的一副银手镯和银项圈,为了这个他没少挨同学们嘲笑,还得了个绰号:土哪吒。为了这个,他不知和娘闹过多少次,每次娘都会说:宝宝乖,这要等满十岁剃辫子办酒的那天才能摘呢。要不是娘答应说到那天会给他做一件新小褂子,他早就把这些讨厌的玩意儿摘掉了。可他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必须等到十岁?

那是一个他刚满十岁的暮春清晨,他终于穿上了盼了几年的新小褂子,浅蓝色纵横交错的条纹,像崭新作业本上的田字格。一阵狂乱的鞭炮声,把门前苦楝树上紫白相间的小花震落了一地,在亲戚们的见证下尾随了他十年的“鸭尾子”,也终于被母亲用红纸包着别到了屋顶的房梁上了。剃成“和尚头”的“鸭尾子”,再次路过灌溉渠的时候,卸下穿戴了十年的装备,再也不是小哪吒的他显然春风得意马蹄疾,顶着锃亮的脑门,特意又跑到水渠边照了又照,嘴里还嘟囔着:“你们这群逗号,我可是句号了!”水里的蝌蚪们竟被他照得溜烟地游到了水草深处。

桑葚算是熟透了,每一枚果子上都缀满了鲜亮的小珍珠,每一粒珍珠里都隐藏着这世间最诱人的甜。这种甜和蜜蜂屎的甜不同:蜜蜂屎的甜是顺滑而飘渺的,像甜的丝绸夹着春天的草香,瞬间占据口颊,瞬间空无一物,瞬间整个人又被这种空吞噬;桑葚的甜却是扎实而具体的,像点燃的甜烟花,一朵一朵地喷溅,一朵一朵地绽放,直至最后连绵软的果肉都带着春天阳光的香气。这是他一个人的伊甸园!大快朵颐之后他觉得娘也应该尝尝这人世间的绝色美味,裤子左右口袋塞满了,新田字格小褂子口袋也塞满了,他双手捂着裤兜不敢快走,生怕哪一个调皮的桑葚会趁机逃走。他就这样步履蹒跚地挪着步子进了院门。

早晨还是崭新的田字格小褂子,已经被桑葚酒得像刚被老师红墨水批改过的描红本了!门前的苦楝花在众人的大笑中又落了一地。

五月的风是紫色的,掠过桐花掠过楝花。每当五月的风一吹,他都会感到有一种像发辫一样的东西在内心生长,根深埋在童年枝叶铺展在当下,五月的风是一支穿越思念的箭。



山中闲话

国画 一空山人